

易玮教授针药结合治疗月经过少症临床经验介绍

颜嘉丽¹ 指导：易玮²

1. 桂林市中医医院, 广西 桂林 541000; 2. 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易玮教授认为月经过少总不离肝、脾、肾三脏, 肝郁脾虚及肾虚血瘀是该病症常见病机; 在治疗上, 要顺应月经周期, 结合易医理论, 坚持“一针二灸三中药”治疗原则, 针刺方面将脐针与体针相结合, 灸法方面重视辨证分期, 灵活选用直接灸或隔物灸; 遣方用药方面提倡以经前理气为先、经期活血调经为要、经后补血为主。

[关键词] 月经过少; 针药结合; 脐针; 针刺; 艾灸; 理气; 活血; 补血; 名医经验; 易玮

[中图分类号] R711.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23) 20-0136-05

DOI: 10.13457/j.cnki.jncm.2024.20.026

Clinical Experience of YI Wei in Treating Hypomenorrhea Based on Combin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Medicine

YAN Jiali¹ Instructor: YI Wei²

1. Guilin Municip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ilin Guangxi 541000, China; 2.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and Rehabilit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YI WEI believes that hypomenorrhea is always related to the liver, spleen, and kidney. Liver constraint and spleen deficiency and kidney deficiency with blood stasis are common pathogenesis of this disease. In treat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omply with the menstrual cycle, combine with Yi medicine theory, and adhere to the treatment method of "acupuncture first, moxibustion second and Chinese medicinals third". In terms of acupuncture, umbilical acupuncture and body acupuncture should be combined. In terms of moxibustion, it is important to differentiate syndromes and stages, and flexibly choose direct moxibustion or separation moxibustion. In terms of prescription and medication, it is advocated to prioritize rectifying qi before menstruation, invigorating blood to regulating menstruation, and supplementing blood after menstruation.

Keywords: Hypomenorrhea; Combin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medication; Umbilical acupuncture;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Rectify qi; Invigorate blood; Supplement blood;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s; YI WEI

月经过少是妇科临床常见病, 属于月经失调的一种类型, 亦称为“经水涩少”, 指月经周期基本正常, 经量较既往明显减少, 甚至点滴即净, 或者经

期缩短不足2天。长期月经过少可发展为卵巢早衰、闭经、不孕等,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现代医学认为, 月经过少主要由于子宫内膜受损或内分泌

[收稿日期] 2022-09-09

[修回日期] 2024-06-1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81973946)

[作者简介] 颜嘉丽 (1997-), 女, 硕士研究生, E-mail: 784335641@qq.com。

[通信作者] 易玮 (1966-), 女, 教授, E-mail: ywhtcm@hotmail.com。

紊乱影响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所致^[1-3]，初潮年龄过早、多孕多产、职业、情绪、不良生活习惯等均是重要的致病因素^[4]。临床针对月经过少主要通过调整机体性激素水平，提高子宫内膜厚度，缓解病情^[5]，但受个体差异性影响，效果并不理想^[6]。

易玮教授为广州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针灸临床及教学工作20余年，擅长运用针灸联合中药综合疗法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尤其在治疗月经失调方面经验丰富，疗效显著，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诊疗思路^[7]。笔者有幸跟师学习，现将易玮教授针药结合治疗月经过少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简述如下，以飨同道。

1 病因病机

1.1 肝郁脾虚 肝郁脾虚是月经过少症的常见病机之一。肝藏血，主疏泄。肝血充盈是血海充足的重要保证，血海充，月经方能按时盈溢，正常来潮。肝属木，喜调达恶抑郁。由于女性面临压力时，容易受情绪所扰，若郁而不发，则导致肝郁气滞。故而情绪最易致气血逆乱，冲任气血不畅^[4]。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现代人暴饮暴食、过食寒凉或为追求骨感身材而过度节食等不良生活方式，加之肝木旺则克脾土，脾胃受损，无以运化水谷精微以化生气血，致血海不能按时满溢，出现月经量少。《万氏妇人科调经章》认为：“胖人经水来少者，责其痰碍经隧也。”肝郁脾虚运化失常，聚湿生痰，壅滞冲任，血海难以满盈亦见月经量少。

1.2 肾虚血瘀 肾藏精，主生殖。“肾-天癸-冲任-胞宫”生殖轴即提示了女子孕育要重视肾，而中医所说的肾包括肾精、肾气。《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指出当肾气充盛时方能产生“天癸”，经脉调和，气血充于胞宫血海，月经方能应时而下^[8]。阳气具有温煦、推动之功；若肾阳虚，推动无力，血行瘀滞于冲任二脉，而见月经过少，并伴有痛经等不适。精血同源，若肾阴不足，则精亏血少，而血海无以充盈故而亦见月经过少。可见，肾与月经在病理方面亦相互影响，故肾虚血瘀亦为月经过少的常见病机。

2 治法穴方

《证治准绳》曰：“经水涩少，为虚为涩，虚则补之，涩则濡之。”经量渐少者多虚，骤然减少者多

实，治疗关键在于把握虚实。然临床上月经过少者常虚实夹杂，故需灵活变化，审症识因，辨证论治。易玮教授在治疗月经过少上坚持“一针二灸三中药”，针刺方面将脐针与体针相结合；灸法方面重视辨证分期，灵活选用直接灸或隔物灸；中药方面提倡以经前理气为先，经期活血调经为要，经后养血补血为主。

2.1 针刺治疗

2.1.1 脐针疗法 脐针疗法是通过特殊的定位方法对脐部进行针刺，可调动先天之正气，调和脏腑机能，以达祛邪之目的。该法由齐永教授基于脐易学理论、脐中医基础理论、脐全息理论、脐时间医学理论所创^[9]。脐位于腹部正中央，为冲脉之所系，元气之所藏，十二经之根本^[10]。《难经·六十六难》曰：“脐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出，十二经之根本也。”脐是人体中最大的全息元之一，又因脐是我们自母体出生唯一与母体相连的通道，故而保留了许多人体先天与后天的信息。先天之炁是母体受精后开始由受精卵产生的物质，从胚胎发育之初，母体通过脐带输送到子体的营养物质中就包括先天之炁。在诊疗之前可以用手按脐部去感受藏于其中的先天之炁的情况，若按之有弹性，如充气之气球，则说明先天之炁充足；若按之虚空，如按空井，则说明先天之炁亏虚。通过针刺脐部可快速激活患者的先天之炁以快速提高患者生命动力。又因脐部解剖的特殊性，进针部位通常在脐壁的上三分之一，与皮肤呈15°夹角平刺进针，且进针后要留三分之一的针在体外^[11]。

根据易医学的“凡病源于脏，凡病落于脏”的原则，易玮教授利用“脐内八卦全息图”指导用针，结合源于《说卦》的配伍之法(如图1)，应用水火既济法、雷风相薄法、山泽通气法，以及根据五行生克原则，应用健脾三针、补肾三针治疗月经过少诸症。水火既济法：水对应“坎”卦，火对应“离”卦，水火相交才能阴阳交通。由于脐在人体正中，使任脉处于半交通半闭塞状态，并非完全通畅，故而影响冲任之运行，对女性之月经产生影响。故用水火既济针法针刺坎位与离位，使其针柄相连将任脉接通以调整全身之阴阳平衡^[12]。故在月经过少的治疗过程中，此针法可为起手针，调畅冲任乃为调经第一要务，经脉通畅，则经水自下。雷风相薄法：

雷对应震位,属肝;风对应巽位,属胆;二者相合可加强木场,调畅全身气机,以起到疏肝解郁之效^[11]。在月经过少的治疗过程中多用于伴有肝郁气滞患者,或者经前期情绪波动大、乳胀明显的患者。山泽通气法:艮是山,兑是泽,阳土生阴金,山泽通气为通之大法;可适用于伴见痛经、腰痛、血块、经色紫暗之月经过少血瘀型患者。健脾三针:根据五行生克原则之“木生火,火生土”以及“相交”原则(男取阴、女取阳),取震、离、坤三位,震属阳木,离属火,坤属土,“虚则补其母”,落于相应脏腑而达到健脾之功^[11];适用于伴有脾虚型月经过少患者,如见体型肥胖、经色淡、纳差等症状。补肾三针:根据“土生金,金生水”以及“相交”原则,取坤、乾、坎三位;坤属土,乾属阳金,坎属水,三针相配而达健脾补肾之效^[11],适用于肾虚型月经过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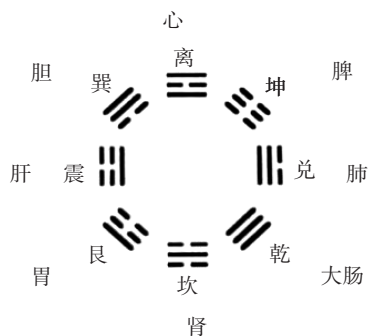


图1 脐内八卦全息图

2.1.2 体针治疗 易玮教授强调治疗月经过少需顺应月经周期四大阶段的特点(如图2),平调气血阴阳,顺应天时,分期论治,还应注重安神定志以调神。经前期:此期阳长阴消,维持阳长最为重要^[12]。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易玮教授强调经前以理气为先,经血未动,理气为先,保持气分通畅,则行经期自然排经顺利。故选用大肠俞、命门、血海、三阴交、气海、关元、足三里施以补法,太冲、合谷、膻中、期门施以泻法。此期加强补阳,故以命门补之。气海、关元亦补元生阳。加之气会及肝之募穴以加强疏肝理气之效。行经期:此期“重阳转阴”,子宫排出经血,除旧迎新。强调“除瘀必尽”,留得一分瘀,影响一分生新,导致阴长不利,而影响子宫之藏^[10]。治疗月经量少通常采用通经活血之法,以求经络通畅,不留一份瘀。故选取血海、三

阴交、曲池、合谷以泻施法。经间期:此期重阴转阳,以促进卵泡的排出为主^[12]。取穴以活血通络、补肾助阳为主。取三阴交、地机、血海、子宫、带脉、太冲、合谷施以泻法;天枢、肾俞、至阳、大肠俞施以补法。此期在养阴的基础上助阳以促排卵,故以肾俞、至阳、大肠俞补肾助阳,《百症赋》曰:“妇人经事改常,自有地机、血海。”故泻三阴交、地机、血海。子宫穴为经外奇穴,可通胞宫、化瘀滞^[12]。带脉穴是足少阳胆经和带脉之交会穴,由于带脉约束冲任督脉,协调配合以调节女子经带胎产,故针刺带脉穴亦可通畅冲任督带各脉^[13]。太冲、合谷为四关穴,可活血祛瘀、调畅气机。经后期:以阴长阳消为主,子宫藏之坚固,阴长顺利,才能使血海充盈,故此期以补阴为主,稍以助阳,取阳中求阴之意,取肾俞、太溪、三阴交、血海、归来、天枢,足三里、中脘、气海、关元,均施以补法以达滋阴养血。肾俞、太溪分别为足少阴肾经之背俞穴及原穴,可补肾滋阴。三阴交为肝脾肾三经相交之处,施之以补法可健脾养血、补益肝肾。中脘、气海、关元合用培补后天之气,以益气养血。血海为血之会,取之以养血之意。归来、天枢、足三里均为足阳明胃经经穴,该经为多气多血之阳经,取之以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之意^[13]。在月经周期的各个阶段均取靳三针之智三针,即神庭、本神以调神^[14];若有心神不宁等表现者,可配合内关、神门以宁心安神。诸穴配合,可达安神、固精畅气之效,使形神统一,月经方能按时盈溢,疏泄有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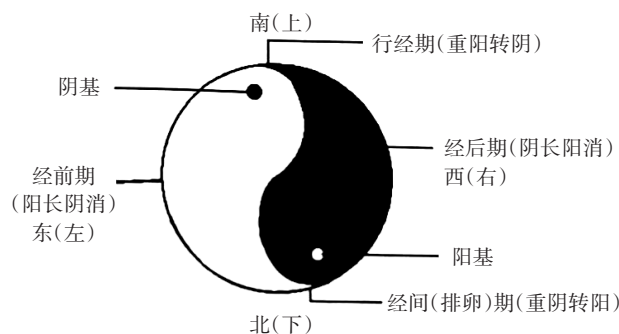


图2 月经周期阴阳消长图

2.2 灸法治疗 《灵枢·官能》曰:“针所不为,灸之所宜。”《医学入门》曰:“凡病药之不及,针所不到,必须灸之。”临床上针刺、灸法相互配合可极大

地提高治疗效果。艾灸可起温通经络、祛寒散邪、补虚固本、行气活血之功^[4]。易玮教授非常重视采用艾灸治疗月经过少，针对阳虚者，或处于经间期、经前期者，于腰阳关、肾俞直接艾灸，或于神阙采用隔盐灸以温肾助阳；针对痰湿甚者，则取中脘、天枢隔姜灸加强祛湿化痰之力。

2.3 中药治疗 易玮教授在用药遣方上注重补肾调周，以经前理气为先，经期活血调经为要，经后养血补血为主。在经后期滋阴奠基，以小营煎为主方，即当归、熟地黄、白芍、山药、枸杞子、炙甘草。针对血海严重空虚者，以二甲地黄汤为主方，即龟板、鳖甲、熟地黄、山药、山茱萸、怀牛膝等，如此方能达到重阴。经前期则温阳疏肝为主，适当加入续断、菟丝子、紫石英、杜仲、锁阳等助阳之品以达重阳之境。行经期则以五味调经汤以活血调经，常用丹参、赤芍、茯苓、泽兰、续断、五灵脂、艾叶、益母草等，以达泻中寓藏之意。

3 病案举例

郑某，24岁，已婚，中学教师，2021年8月24日初诊。主诉：月经量少1年。现病史：14岁初潮，既往月经规律，周期28~30 d，经期3~5 d，量中，质可，无血块，痛经(+)，腰部酸痛(-)，经前乳胀(+)。1年前因减肥节食后出现月经量逐渐减少，末次月经：2021年8月19~23日，痛经，经量少，量最多时仅护垫量，平均每2~3 h更换卫生巾，仅见湿护垫1/2，色淡红，痛经(+)，血块(+)，质稀，经前乳房胀痛(+)，腰骶酸痛(+)，白带量中质稀，偶有小腹坠胀感。刻下症见：形瘦，易疲倦乏力，面色稍萎黄，纳差，眠差，大便溏，舌淡边有齿痕、苔白腻，脉弦细。胎产史：G1A1P0。妇科彩超示：宫颈小囊肿，右侧卵巢囊肿，右侧卵巢内直径2~9 mm的卵泡数>12个，盆腔少量积液，内膜4 mm。性激素5项检查示：卵泡刺激素5.34 mIU/mL，促黄体激素17.26 mIU/mL，催乳素28.67 ng/mL，雌二醇38.3 pg/mL，睾酮0.539 ng/mL。西医诊断：多囊卵巢综合征；中医诊断：月经过少，证属肝郁脾虚。治以疏肝健脾、养血调经。方以小营煎加减。处方：熟地黄、山药各20 g，枸杞子15 g，当归、白芍、益母草、香附、茯苓、党参各10 g，五灵脂6 g。7剂，每天1剂，水煎煮取汁250~300 mL，饭后温服。同时给予齐氏脐针治疗，选取雷风相薄法和健脾三针，

于震、巽、离、坤位施针以疏肝健脾。体针处方：太溪、三阴交、血海、归来、天枢，足三里、中脘、气海、关元均施以补法，太冲、合谷、期门施以泻法，神庭、本神施以平补平泻法。针毕于中脘穴施以隔姜灸3壮。操作方法：嘱患者平卧位，自然暴露腹部及四肢部皮肤，先消毒脐部皮肤，定位震、巽、离、坤位，在脐壁上三分之一，与皮肤呈15°夹角向相应方位平刺进针，且进针后要留三分之一的针在体外，针柄相连。然后神庭、本神用25 mm毫针平刺施以平补平泻手法；中脘、气海、关元、血海、三阴交、归来、天枢用25~40 mm毫针直刺以补法；太冲、合谷用长25 mm毫针直刺施以泻法；期门用25 mm毫针平刺施以泻法。脐针及体针均留针30 min。针毕，于中脘穴处置一厚约3 mm生姜片(点刺数个孔利于热力渗透)，将一直径为2 cm，高为1 cm大小的艾炷置于其上，待患者觉皮肤灼热即换一新艾炷，并来回移动姜片以缓解灼热感。3~4 d治疗1次，4次为1个疗程，持续至少3个疗程，体针均按照周期序贯选穴处方。

2021年9月30日二诊：治疗1个疗程后，患者月经量较前增多约三分之一，痛经及乳胀、纳眠及便溏情况均较前改善。治疗方案同前。

2021年10月25日三诊：治疗2个疗程后，患者月经量较前增多一半，色较前变红，血块减少，无明显痛经及乳胀，腰酸较前明显缓解，白带质稍稠，小腹坠胀感明显减轻。中药在前方基础上去香附、五灵脂；白带稍稠，考虑为湿郁有化热趋势，加黄柏6 g稍清下焦湿热，余治疗方案同前。

2021年12月5日四诊：治疗3个疗程后，月经量恢复至正常量，色质均较前好转，余无明显不适。中药予归芍地黄丸加减巩固疗效，针刺方案同前，于肾俞穴直接艾灸3壮。2022年2月随访，月经量色质正常，无不适应症状。

4 结语

易玮教授在治疗月经过少上注重审证求因，谨守病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笔者在侍诊过程中发现，在提高脐针疗效方面需注意以下情况：第一要准确落于五脏，利用中医基础知识准确落脏，再利用脐内八卦与人体脏腑的相应关系来进行治疗；第二，遵循“趋吉避凶的相生格”，在脐针疗法上相生格的疗效较相克格稳定，宜按照相生

的顺序用针；第三，要注意针柄相连以形成能量通路。易玮教授亦坚持“一针二灸三中药”治疗方法，与《黄帝内经》所述“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的治疗理念相吻合^[15]，在临床上灵活选用针刺、灸法、中药治疗，做到了针灸结合或针灸药并用，故疗效肯定。

[参考文献]

- [1] 段丽云, 张丽娟. 月经过少病因病机中西医研究进展[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8, 18(28): 74-75.
- [2] 金慧芳, 金亚蓓. 穴位埋线治疗月经过少[J]. 中国针灸, 2008, 28(12): 891-893.
- [3] 管雁丞, 倪张俊, 黄长盛, 等. 罗颂平教授运用寿胎丸治疗妇科病经验[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3, 30(2): 258-261.
- [4] 张英敏. 月经过少发病相关因素与中医证候分布特点临床调查研究[D]. 济南: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4.
- [5] 刘秀英. 不同剂量黄体酮治疗无排卵型月经失调的效果研究[J]. 中国实用医药, 2020, 15(29): 162-164.
- [6] 陈丹华, 赵春景, 刘妮娣, 等. 定经汤合归脾汤治疗脾肾不足、气滞湿阻型月经过少的临床疗效[J]. 广州医科大学学报, 2021, 49(4): 89-92.
- [7] 汤小荣, 李艺彤, 范文娟, 等. 易玮教授针灸治疗排卵障碍性不孕症的临床经验[J]. 中国针灸, 2020, 40(2): 211-214.
- [8] 姚锐, 刘春丽. 中医药治疗月经过少研究概况[J]. 中医药临床杂志, 2018, 30(2): 373-376.
- [9] 李明慧. 脐针疗法治疗气滞型便秘的临床疗效观察[D]. 南昌: 江西中医药大学, 2021.
- [10] 罗元恺. 肾气·天癸·冲任的探讨及其与妇科的关系[J].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83, 17(1): 11-13.
- [11] 齐永. 脐针入门[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83-114.
- [12] 夏桂成. 夏桂成实用中医妇科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9: 9-167.
- [13] 罗睿, 王子敬, 徐一可, 等. 带脉穴的临床应用[J]. 中国临床医生杂志, 2021, 49(7): 878-880.
- [14] 袁青. 靳三针法[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13.
- [15] 辜孔进. 浅议“一针二灸三中药”[C]//中国针灸学会. 2011中国针灸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 85-88.

(责任编辑: 冯天保, 邓乔丹)